楚辭疏

孫鑛曰造語崛詩情悄咄咄令人擊石哀婉如目古

楚辭卷十四

招隱士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說者以爲亦託意以招屈原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嵷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

興寄隱當屬漢文第一

又曰悠然與思情然獨傷語短而意長矣

又曰山中人道山中可以讀致如洗

攀援桂枝兮聊淹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畱兮洞荒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畱虎豹鬭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畱

楚辭卷十四終

楚辭卷十五

七諫

自此至末小序俱存王逸本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埜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

[illegible]藏版

褊能兮闒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埜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

兮吾獨死而後已

右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

而內傷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眾並諧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嘗追悔過之無及兮

豈盡忠而有功兮。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殀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

沉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右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岭峨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屛移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

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涽涽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悃悃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爲石遇厲武

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絶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右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蔾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絶而不通

右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

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
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
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間兮心沸熱其
若湯氷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
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
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
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故人踈而日忘
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

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厭白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

炎暘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爲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右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沉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旣遠處玄

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
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
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
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
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
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
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須之嬋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
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

不及

右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爲隍

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

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與石而同匱兮

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

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悇憛而煩冤兮蹇

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卻騏

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

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
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
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
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
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
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避匿兮讒
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菎蕗
雜於黀蒸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
路之能極以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

絶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翺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一見而陳

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右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䕢蠡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楚辭卷十五 終

楚辭卷十六

哀時命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闇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

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沆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埶不能淩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

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眾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爲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効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

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窐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忳忳志欿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宛轉兮氣涫瀋其若波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規榘而無所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猨狖於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箟簬雜於

黀蒸兮機蓬矢以射革負檐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隿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爲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爲耦使梟楊先導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

與蒐駓駓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概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歌[illegible]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嘆

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抒情時曖
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
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
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
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壹
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楚辭卷十六終

楚辭卷十七

九懷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襃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襃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汙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列兮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鄗酆彌覽兮九隅

彷徨兮蘭宮芷閭兮葯房奮搖兮衆芳菌閣兮蕙樓
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
揚流兮洋洋蓍蔡兮踴躍孔鶴兮囘翔撫檻兮遠望
念君兮不忘怫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右匡機

天門兮墜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
假寐兮愍斯誰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鴳兮近
處鯨鱏兮幽潛從蝦兮遊陼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
行朝發兮葱嶺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芝

英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徉紅采兮騂衣翠縹兮爲
裳舒佩兮綝纚竦余劒兮干將騰蛇兮後從飛駏兮
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啓匱兮探筴悲命兮
相當紉蕙兮永詞將離兮所思浮雲兮容與道余兮
何之遠望兮什眠聞雷兮闐闐陰憂兮感余惆悵兮
自憐

右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畱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搴玉
英兮自修結榮茝兮逶逝將去烝兮遠遊徑岱土兮

魏闕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佯遺光燿兮周流

望太一兮淹息紆余轡兮自休晞白日兮皎皎彌遠

路兮悠悠顧列孛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

砏磤雉咸雊兮相求泱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懤懤

步余馬兮飛柱覽可與兮匹儔卒莫有兮纖介永余

思兮怞怞

右危俊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囘翔兮上

臻襲英衣兮緹䌙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

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
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滃鬱余安能兮
久居志懷逝兮心懰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
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
余佩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
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
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囿覩軫丘兮崎傾橫
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靈

右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擠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爲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蔡雲旗兮電鶩倏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右尊嘉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殀兮鳴蜩
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滃鬱熊羆兮呴嗥
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畱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
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亹亹兮自強
將息兮蘭皐失志兮悠悠蒶蘊兮黴黧思君兮無聊
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右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衆體
錯兮交紛貞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

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曏吾路兮蔥嶺
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
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
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瓟瓜兮接粮
畢休息兮遠逝發玉軔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
久兮此方寤辟摽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右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
翼兮高飛駕八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

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溺水兮舒光淹低佪兮京沚

屯余車兮索友覩皇公兮問師道莫遺兮歸眞羨余

術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娭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

萬里過萬首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

浮雲鬱兮晝昏霾土忽兮塺塺息陽城兮廣夏衰色

罔兮中怠意曉陽兮燎寤乃息軫兮存茲思堯舜兮

襲興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

右陶壅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磋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

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劘鳳皇不翔兮鶉鴳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變化鷦鵬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陵翔儛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兹兮孰哉復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沲

右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

後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爲輔

楚辭卷十七終

楚辭卷十八

九歎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

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憒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儃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修而隕意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㠯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蘅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

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
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
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
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菱華車
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
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
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
囘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白露紛紛以塗
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

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礚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崟石兮龍邛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㠯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

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
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
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
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
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
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
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
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
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

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
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移兮觸
石碕而衡遊波灃灃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淩黃
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
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横濿兮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
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
以高厲。志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黄昏羌幽悲兮去郢
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㠯兹故兮河水淫淫情

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雛。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憒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騖兮蹇離尤

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僞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簏執棠谿目刜蓬兮秉干將目割肉筐澤瀉目豹鞹兮破荊和目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欲容與目竢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

鞏鞏而不夷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為我質中兮太一為余聽之云服

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虬兮帶
隱虹之逶虵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鵕鸃遊清
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埀明
月之玄珠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昏之總旄躬純粹
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横汨羅
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
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
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雪雰雰而薄
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以翳

月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㠯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㠯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㠯南北兮霧宵晦㠯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㠯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坲坲兮屮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敶詩冀㠯

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㠯遠兮

右愍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服覺酷㠯殊俗兮貌揭揭㠯巍巍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濱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㠯南征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

委兩館於咸唐貫頊濛㠯東埸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㠯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㠯招指駕鸞凰㠯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明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縣圃㠯眩滅結瓊枝㠯雜佩兮立長庚㠯繼日淩驚靁㠯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㠯徘徊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敶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

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妒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升虛淩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噭噭以寂寥兮

顧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淟涊之流俗盪渨涹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蘺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精華以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紛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

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
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時遲遲其日
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
開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塵進雄鳩之耿耿
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
心憒恨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憂搴薜荔於山野兮
采撚枝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
契契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頹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汩兮挑揄揚汰盪迅疾兮憂心

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孰可
奈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
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
埜莽㠯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
空虛㠯寂寞倚石巖㠯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巑
岏㠯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
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

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
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
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
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
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
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
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贏與乘駔兮雜班駮與
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
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

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邅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氾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

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臣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
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
遷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廇
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
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今反表
以爲裏兮顛裳以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
遐夷却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蔡女黜而出
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
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瑉石於

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瓟蠡蠹於筐簏麒麟奔於九皐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爲腐也懷椒聊之藹藹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既殁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

諓諓訑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慼何侘傺兮

右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魂俇俇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

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邪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
先嗣之中絕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陿兮步
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興離
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
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
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榘以背度兮錯權
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
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
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

清府兮咎繇棄於埜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騖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右思古

楚辭卷十九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讃其志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辭曰

掛梅齋藏板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詠譖兮虛獲尤
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
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
路躇羨臯繇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
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屏營
兮行丘阿車軏折兮馬虺頹惷悵立兮涕滂沲思丁
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
嚭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餲結悒殟絕兮活復蘇
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鬭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

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鬯罔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奧重深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委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兮不遑寐目眩眩兮寤終朝

右逢尤

令尹兮謷謷羣司兮譨譨哀哉兮淈淈上下兮同流菽藟兮蔓衍芳虈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别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

集慕兮九旬退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
謠吟兮中壄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
雷霆兮硠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
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噰噰狐狸兮徽徽
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
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
佇立兮忉怛心結縎兮折摧

右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

詘兮謰謱鴳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
寶璋欲衒鬻兮莫取言逝邁兮北徂呌我友兮配耦
日陰曀兮未光闃睄窕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
詢兮皇羲遵河皐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濿滄海兮
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
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
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
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馽騄從邛遨兮棲遲
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饑居嵺廓兮尠疇遠梁

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濩渃心緊絭兮傷懷時朏朏兮

旦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右疾世

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衆多兮阿媚骫靡兮成俗

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

蘮蕠兮青葱槀本兮萎落覩斯兮僞惑心爲兮隔錯

逡巡兮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山昆兮硌硌

叢林兮崯崯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

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

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鬚髮薴顇兮顠鬢白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濛濛兮電儵爍孤鶵驚兮鳴呴呴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

右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閱閱指正義兮爲曲訿璧玉兮爲石鵾鵬遊兮華屋鵕鸃棲兮柴

蔟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謑詢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霄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從左俓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沓沓思哽饐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

右遭厄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拏茅絲兮同綜冠屨兮共絇
督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芻白龍兮見䠶靈龜兮執拘
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
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猨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
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
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壄莽雚葦兮千眠
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鸇鷂兮軒軒鶉鵪兮甄甄
哀我兮寡獨靡有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
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

鴻鸕兮振翅歸鴈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
垂屣兮將起跓俟兮須明

右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煖百草
萌兮華榮堇荼茂兮敷疏蘅芷彫兮瑩嫇愍貞良兮
遇害將夭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哀當世兮莫知
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管束縛兮桎梏百貿
易兮傅賣遭栢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
自慰玩琴書兮遊戲迫中國兮迮陿吾欲之兮九夷

超五嶺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己行兮無為乃回朅兮北逝遇神嫗兮宴娭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慼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兮雲浮踔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乘戈龢兮謳謠聲噭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媱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右傷時

旻天兮淸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烈草木兮蒼唐
蛜蚗兮噍噍蝍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
悽愴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
夜光椒瑛兮湼汙葈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
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
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
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劒兮脫冕龍屈兮
蜿蟤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
沄沄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騈羅兮

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
冥冥神光兮頻頻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
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右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
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鴞烏鵲驚兮
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祲氛
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劾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
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

爲旗乘霓策兮爲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
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
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觀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
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畢兮掩邪轂天弧兮馭姦
隨眞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
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目瞥瞥兮
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稸積兮未通悵敞罔兮自憐

右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

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爲雙

楚辭卷十九終

太史公作屈原傳便似屈原經緯悱惻迷於女嬃之亭亭遠矣。

屈原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明武林張煥如閱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將離騷中意挈入於此所謂醞而後發者不獲終其文與之妙法也

太史公平生屈原悲其志高其行而又重賞其文故以離騷爲傳並而以行事附見其傾心于騷者於其至氏述作傳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見第四卷）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附錄楚辭雜論

魏文帝曰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劉勰曰自風雅寖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

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

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

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
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
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
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
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
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
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
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
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辨騷

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 聲律

又曰詩文弘奥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

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
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
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
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
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
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
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
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

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比興

又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

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
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
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
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
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
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
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
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

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
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物色

洪典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
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
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
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
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伴牢
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
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

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
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朱熹曰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
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
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
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
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
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

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定
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
博考之耳
又曰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
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
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
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袠也賈傳之
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以著于篇而二賦尤精
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

尤刻意於楚學者但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旣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云

又曰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

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又曰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又曰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況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又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

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又曰古音能叶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孫孚容孫莘老本於

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
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
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
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
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
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
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
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
論著今皆以附於注矣讀者詳之

又曰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又曰索與妬叶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又曰諑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又曰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又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

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啓九歌九辯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惟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傅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

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嘗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鬬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又曰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又曰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虍虙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什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虙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

又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又曰鴆及雄鳩其取喩爲有意且文可見註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鴆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眞嘗使鴆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又曰鳳皇既受詒舊以爲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鴆鳩

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諭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又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阤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又曰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又曰鶗鴂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鵙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

衆芳極盛之時鶗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鶗鴂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又曰化爲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又曰待與斯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又曰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字也此

類皆當從三火

又曰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考之行葦主嚋斗耇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又曰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闕音正為當字

又曰雄與淩叶今闕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又曰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又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又曰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

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槩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于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又曰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已所親見而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又曰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又曰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又曰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

霅川嘗得其實

又曰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又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

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下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爲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

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爲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又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以益失位爲離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蠥文義粗通然亦

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史記燕人說禹崩
益行天下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
益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旣失位而復有陰
謀爲啓之孽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
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又曰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
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
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
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

王逸所傳之本賔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宫商爲說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據王本而解爲急於賔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惟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爲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二字之誤其爲紕漏又益甚矣

獨柳子質櫝之對似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氐古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依据僅得一說而據執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之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又曰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腷剝母背而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毋化石事也

又曰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又曰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

弼𢈔而求之卽得傅說遂以爲相若使夢賚之夕
應時卽生則自襁緥之閒以及强立之歲亦須二
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
數十年之閒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
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旣得此夢卽時𤸃
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
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
言心驚恠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
音義巳有傅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巳

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矣

又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

婦人以孺子載蓋指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榮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

火不燥而水不濫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遂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載魂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

右旣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

又曰衮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古韻通也

又曰無相奪之善相令誰使乎㬥之㬥一作訾相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爲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㬥

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

又曰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陜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又曰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

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觀之則榭有屋明矣

又曰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葉盛曰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降爲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有雅然列國

之風違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變而止乎禮義逮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紛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持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惛塡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憤悱出於思而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痛發於愛上不以汙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源流於六義具體

而微與遠而橋 意切而辭不迫旣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巳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巳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爲君而無他遂不知龍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之中三致其意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楊雄乃謂棄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難知哉王逸

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敶詞則皐陶之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眞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勰猥曰枚賈

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
咳唾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錙毫至於
扶被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
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王世貞曰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校尉
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
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
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爲傳其十六卷則中壘
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爲章句

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値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

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龍蛇而已李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葢其言曰孔子删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删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須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

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轄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嬋媛其文而絛駃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惜不侯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

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於顯故輕擬
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
史公而已矣
又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
徘放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
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陳深曰離騷經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謂肆矣然
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糅故曰疑
人之清深君子樂之不恩其長漢氏猶步趨也魏

晉而下厄焉瀰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

周棋辰日離騷敷敞似實溫厚似夷從容似綏而嚴毅峻卓之致負不可攀如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解體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立志之壹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擇術之正也步閬皐馳椒丘至縣圃留靈瑣遊春宮陟崑崙

跡之高也駟玉虬駕飛龍戒鳳凰麾蛟龍衛役之
貴也紉秋蘭以爲佩貫薜荔之落蘂製芰荷以爲
衣集芙蓉以爲裳服飾之芳也飲木蘭之墜露飡
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爲羞精瓊靡以爲糧飲食
之潔也誠以選物物以養氣氣以實志志以事君
忠信之精綱常之奉也眞可上觀千世下觀千世
又曰吾令謇脩以爲理騷翁以謇脩爲人名非也
猶上林賦所謂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九章云命
薜荔以爲理謂薜荔亦人名可乎

又曰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晦翁引孔
安國言說隱虞虢間代胥靡築岩因以供食其言
妄矣傳曰傅說胥靡又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
明王之夢明乎傅說有罪而操築矣故曰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曰得舉寗戚曰該輔獨傅說曰用而
不疑何以不疑乎有罪而能不疑故賢也
又曰自不任汨鴻至康回凡十二段皆鯀禹事娓
娓言之不休遂古之初至曜靈安臧單指宇宙開
闢此首問人物而特選鯀禹帝高陽之苗裔顓頊

五代生鯀鯀生禹修祖德也篇中問鯀而曰順欽成功又曰纂就前緒遂成考功鯀豈無功者哉程子曰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非他人可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族公議隔而人心離矣又史編曰傳稱禹能脩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也但無成耳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矣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天下之以才自負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

寧獨鯀哉宋儒一褒一貶自謂嚴於聖人之筆削豈其獨私一鯀而爲之推原爲之矜惜如此蓋深扼腕於九載之運未夷即才如鯀而善用之亦無奈之何耳況乎鯀不殛則禹不用禹不用則四百七十年之夏祚孰從而啓之天蓋敗鯀以爲禪禹地天且不能違況人乎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稱之八愷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師之舉鯀也在舜舉八愷之前則鯀

之才踰八人可知矣其後人稱高陽八愷而鯀不與成敗論人自古以然邪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似正語似結語大是可參水流不返莫洗崇伯之憾東南地陷不竟康回之怒屈原比而言之憑弔深矣

附錄楚辭雜論 終

楚辭跋

王通氏續經君子譏之甚者等爲僭亂則所云經與續經俱妄耶仲慨詩教失傳操卷寤歌茫墮雲霧晦翁朱先生嘗釋詩及騷深愛騷未敢竟進耶仲慨然命騷詩之自詩騷而詩道益廣人心俱得通鬯無礙嗚呼春秋

作而賊亂懼詩叙忠臣孝子之道以明騷之存亡昭仲其亦不得已也夫

昭陽李思誌又新父跋